

电影文学剧本专辑

电影文学剧本专辑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是力量的火焰

(电影文学剧本专辑)

(下)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济南

历史的眼睛

邱勋、任孚先、梁兴晨

序

东京。春天的早晨。

一辆轿车在繁华的市区行驶。车内坐着××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。

董事长，五十余岁，正在默默地读信。信封落在身前的黑色皮包上，上写两个赫然大字：“辞呈”。

三十余岁的副董事长，手握方向盘，头也没有转过来：“山田春夫真是一个怪人！我敢断言：他跑遍整个日本，也不会找到这样好的职务了！”

董事长不语，继续望着信笺。

副董事长：“他在中国住了几十年，作为贸易代表团的顾问，如果他给公司提供一点情报，和中国的谈判将使我们处于有利地位。这在他来说轻而易举……想不到却被断然拒绝……”

董事长仍然一声不响。

汽车转入幽静的林荫路。路旁碧树葱茏，樱花正艳。

副董市长：“董事长还要亲自登门……我不能理解……”

干脆，接受辞呈，任其自便吧！”

汽车在一座绿色的栏门前停下。董事长收起辞呈，朝副董事长和善地笑笑，走下车来。

两人走进小院。

春夫室内。

春夫木呆呆注视着摆在桌上的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春夫，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，胸前佩带着几枚奖章。

春夫的妻子淑子把董事长与副董事长迎进室内，落座。她按照中国待客的习惯，用景德镇盖杯斟上香茶，彬彬有礼地退出客室。

董事长：“春夫先生，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吗？”

春夫：“董事长先生，要说的话，我都写在辞呈上了！”

董事长点起一支香烟：“春夫先生，我敢预言：你会后悔的！”

春夫：“董事长先生，请喝茶！”说罢，冷淡地走向桌边，用手帕轻轻擦拭着桌上的照片。

董事长起身走近春夫身旁，端详了一下春夫的照片，搭讪地：“山田君当年英俊潇洒，一表人才！”一停，又说：“看来，你对这张照片是非常珍重啊！”

副董事长冷漠地抽着烟，一言未发。

春夫回过头来，扫了一眼副董事长和董事长，说：“我所珍重的不是这张照片，是那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……”

推出片名：《历史的眼睛》及演职员表。

叠印出如下画面：

开始起动的日本军车，身着日军军服的春夫，半个身子探出窗口，向跌跌撞撞追赶着的淑子招手……一块印着扶桑花的手帕落在地上；

日军练兵场上，春夫四肢着地，身驮马鞍跟在马队后面爬行着；

长江浪涛滚滚，春夫在汹涌的江水中挣扎，弹雨纷飞，一具尸体从他身边漂过；

身穿穷苦农民衣裤的春夫，在两名伪保安军的押解之下，垂头丧气地站在伪保安团长面前；

夜。身着保安军服装的春夫，躺在地铺上，被一伪军官抓住一条腿，扭下脚环儿，他痛苦地颤栗着，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；

受伤的春夫，躺在一家农民的土炕上，卫大娘坐在炕沿上给他喂饭；

卫国良牺牲前，紧紧握住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春夫的手，春夫泪流满面；

在昂扬的解放军进行曲乐曲声中，春夫行进在解放军队列之中；

尼姑庵。身着干部服的春夫和泪流满面的淑子，依偎在一起。

深沉的画外音：“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……”伴随着画外音、画面幻化成春夫和淑子童年时代的形象：两人背倚背坐在海滨的沙滩上。

第一章

三十年代初秀丽多姿的海滨之城——青岛。

长长的栈桥伸向辽阔的海洋。

旭日东升，水烟浩淼的水面上，笼罩着淡紫色的雾气。

临海处，小楼旁一座平房。无花果墨绿的枝叶在明静的玻璃窗前闪动着。

沙滩上，春夫和淑子手拉手奔跑起来。

画外音继续：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，我的父亲在一家商船上当职员。商船往来于大阪与青岛之间。那时的日本，承袭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。我从童年时代，就侨居在中国美丽的海滨之城——青岛……”

淑子和春夫在海滩上嬉戏追逐，拣拾贝壳。海水涌到他们脚下，又哗哗地退到远处。

春夫忽然发现远处海滩上有个发亮的东西，立刻奔跑过去……

淑子站在原地，望着跑远了的春夫，不安地喊叫：“春——夫！”

春夫拣到一枚色彩夺目的贝壳，听到淑子喊叫，赶忙跑回来。

春夫：“淑子，怎么啦？”

淑子很不高兴地努起嘴：“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……”

春夫朝淑子笑笑，把贝壳凑到淑子面前。淑子接过来，甜甜地笑着，把它投进布兜。

两人手拉着手，在海滩上奔跑。

海滩上留下他们一串串并排脚印……不时涌来的海水，将脚印荡得无影无踪……

兜里的贝壳逐渐增多了。他们走到一块岩石跟前，停下来。一棵古柏从石缝里长出来，树身斜探，象一把翠绿的伞。淑子有些累了，她坐在树下，微微娇喘，望着面前的海洋。

海水荡过来，拍击着岩石，溅起一簇簇碎玉般的浪花。

春夫将布兜里的贝壳倒在地上，用它专心致志地垒叠着什么。

春夫得意地：“淑子，你看，我给你造一只大轮船！”

淑子摇摇头：“轮船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爸爸和你爸爸天天在船上，总是见不到他们！……”

春夫：“那就造一只军舰！咱们一直开到南洋去！你没听老师讲过吗？——那里有蜜菠萝，椰子林……”

淑子更加用力摇头：“不，我不喜欢打仗！——打仗，还能拾贝壳吗？还能上学吗？”

春夫皱起小眉头想着，可一时想不出新的主意。

淑子凝视着碧蓝碧蓝的海洋，轻声吟诵起来：

“在碧蓝的大海深处，
有一座美丽的宫殿。”

淑子：“春夫，记得刚读过的那首诗吗？来，咱们盖一座宫殿吧！”

春夫：“对，盖宫殿！盖宫殿！”

淑子跑过来，两人一起忙忙碌碌地堆砌着贝壳，砌成一座小房的样子。

春夫继续吟诵：

“房后是火红的珊瑚林，”

淑子把几根树枝插在那堆贝壳后面。

淑子接着吟诵：

“房前是奇妙的百花园。”

春夫把几枝野花栽到贝壳前面。

春夫吟诵：

“有一位漂亮的公主，

住在宫殿中间。”

淑子：“可惜呀，还缺一位漂亮的公主！”

二人对视着。

淑子：“哎？我来做公主吧！……可是，我没法走进这座宫殿里去呀！”

春夫：“你就坐在宫殿前面的花园里吧！”他指一指脚下绿茵茵的草地，用手拉着淑子坐在贝壳宫殿前面，坐到他们刚刚栽好的百花园里。

淑子装得娇矜而庄重，又听他轻声吟诵道：

“等待着年轻的王子，

来和她悄悄会面。”

淑子望着春夫，想了想，又说：“春夫，我做公主，你做王子吧！”

淑子扯住春夫的胳膊，拉到自己身边。

春夫有点犹豫，但还是顺从地站过去。

淑子皱皱眉，装作把下面的诗句忘了，问道：“春夫，后面的怎么念来？”

春夫：“公主把头发梳成圆髻，”

淑子高兴地大声念道：

“王子把丝带系在上边。”

淑子伸手拢着自己的头发，期待地：“拿来啊？”

春夫傻怔怔地：“拿什么啊？”

淑子娇嗔地：“丝带啊！”

春夫周身摸索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

淑子伸出手，从春夫裤袋里轻轻掏出一条小小的手帕。

（特写）：手帕上印着一枝杏红色的扶桑花。

淑子：“啊！扶桑花！”

春夫：“你喜欢吗？”

淑子满意地笑着，点点头：“喜欢！”她转过身去，背向春夫——让春夫给她将头发扎起来……

碧蓝碧蓝的大海。浪花在沙滩上轻声絮语……

二

汽笛声从海面上传来。两个孩子抬头远望。

一艘货轮驶进港湾。船头上几个大字：《福神丸号》。

春夫、淑子一齐惊喜地叫道：“爸爸回来了！爸爸回来了！”

两个孩子手拉着手，朝别墅小楼跑去。

三

别墅前的马路。

激愤的游行队伍在行进。人们高呼口号：“反对华北五省自治！”“还我东北大好河山！”“……”

日本宪兵马队冲散游行队伍，双方厮打。几个学生和工人被日寇抓住，投入警车。

警车尖叫着飞驶而去。马队也追随警车远去。

几张传单在马路上飘动。

传单特写：一幅漫画——一个日寇被一只巨足踢入大海，上有一行大字：“驱除日寇出中华！”

春夫拣起一张传单，淑子凑前看了看，二人惶惑对视，春夫扔掉传单，跑过马路。

四

淑子家二楼朝阳的房间。高桥夫人正在看信，面呈忧郁之色。

淑子和春夫扑进门来。

淑子朝高桥夫人：“妈，爸爸呢？”

高桥夫人继续看信，没有回答。信笺上写的是：“国内物价飞涨，有些商务事宜急待处置，我与山田君此次不能随

船返回……”

春夫的母亲走来，轻手轻脚把淑子和春夫领进另一个房间——淑子的卧室。

春夫的母亲：“淑子小姐，这是船长托人给你带来的礼物。”

桌上一只皮箱。淑子轻轻掀开，露出一架古琴。

春夫、淑子高兴地一齐把头探到琴上。

淑子伸出手指，轻轻拨一下琴弦。琴弦发出小女孩嗓音般清脆圆润的声音：“叮！”

春夫也伸出手指，拨动另一根琴弦。琴弦发出小男孩嗓音般响亮有力的声音：“咚！”

“叮！咚！”“叮！咚！”“叮！咚！”

两只毛茸茸的小脑袋紧紧靠拢到一起。

春夫的母亲默默地注视着两个孩子，脸上交织着喜悦和担忧的表情。

五

春夫家房内。

春夫身穿初等科学生制服，用心地做着功课。面前，放着一本《航海学》。

春夫的母亲坐在对面，一本正经地教育儿子：“春夫，我要和你谈件事情！”

春夫停止了做功课，规规矩矩地听母亲说话。

春夫的母亲：“你和淑子渐渐大了，再不要象小时候那

样，随随便便地往来了！”

春夫不语。

春夫的母亲：“不然，船长知道了，会生气的！”

春夫烦乱地推开脸前的作业本。

春夫站在平房前的晾台上，把《航海学》一书，卷成圆筒，当做望远镜朝淑子的后窗瞭望……

六

淑子房内。

淑子在窗下抚琴，琴音欢乐、幸福，充溢着梦幻般的遐想……

画外歌声起：

在碧蓝的大海深处，

有一座美丽的宫殿。

……

弹琴人的手指变大了。淑子长成了一个文静美丽的少女。

琴声中，歌声继续：

等待着年轻的王子，

来和她悄悄会面。

……

优美的琴声，突然转化成飞机的隆隆轰鸣……

七

海滨之城的上空，布满了战争的乌云。

飞机成排地飞过。

军舰在港湾游弋。

日艇驱赶着渔船。

日军在海边操练。

报纸通栏标题：《天皇发布命令：实行学生战时动员体制》。

一个少尉军官向学生训话：“东亚圣战的重担，落在每个国民的肩上！要求你们时刻准备，为国捐躯……”

一队男学生挺胸板脸地听着。

长大了的春夫，一副阴沉、庄重的神情。

少尉军官转一转身子：“女性们，你们也要时刻准备，为天皇效劳……”

一队女学生低首默默地听着。

淑子阴沉而忧虑的神情。

八

傍晚，春夫家房内。

春夫拿着一张《征召令》沉思。

春夫的母亲流着眼泪，为儿子整理行装。

春夫将《征召令》放在桌上，走近母亲。“妈，不必操办了！到军营里去，什么东西也不能带呀！”

母亲象没听见儿子的话，依然翻弄着木盒子——里面全是春夫儿时的用品……一本《航海学》和一块印着扶桑花的手帕掉到铺席上……

春夫慌忙向前，将书和手帕拣了起来。

淑子悄然走来。她在门口站住了，脉脉含情地望着春夫

.....

春夫发现门口的淑子。

淑子：“你有空吗？”

春夫：“说不清要干什么！”

春夫的母亲客气地让淑子进屋。淑子依然站在门口不动，——期待着春夫走出来。

春夫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母亲。母亲赞许地点点头。

淑子和春夫一起走出来。

九

通往海边的路上。

春夫和淑子穿过一个路口。行人稀疏。路灯下站着一个报童，大声喊叫：“卖报！卖报！共军破坏津浦线，军车脱轨……南太平洋海战激烈……”

淑子转脸去看墙上的电影广告《湖畔之歌》。广告上画着一位美丽的少女，独自在湖畔徘徊……淑子立刻离开广告，随春夫朝海边走去。

他们来到童年时做贝壳游戏的地方。

月亮在云层中穿行，时明时暗。

海面上传来巡逻艇的响声。

淑子：“你要开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

春夫：“到处都是战场，从阿留申群岛到南太平洋；从满洲里到扬子江！开到哪里都是一样！淑子，我不会给日本国民丢脸！……”

淑子停住脚，惊讶地望着春夫，激动地说：“你不要认为日本许多商界人物支持打仗，我这个船长的女儿也喜欢打仗！不！我不喜欢！”

春夫争辩地：“既然征召入伍，做为一个男子汉……”

淑子打断春夫的话：“你别说了！”她低下头去，悄悄地拭泪。

春夫走近淑子，欲去扶她，安慰她；但立刻又把手缩回来，默默无语。

淑子喃喃地说：“我，只盼你平安归来！”然后，她抬起头，一双脉脉含情的眼，盯着春夫的脸。“春夫，我请求你一件事……”

春夫：“啊——”他和淑子的目光相遇，有点慌乱。

淑子：“你要走了，你应该送给我一件留做纪念的东西！……”

春夫明白淑子这话的意思。他痛苦地转过身去，茫然望着他们拣拾过贝壳的海滩。涌动的海水，闪着银波。……

淑子性急地转到春夫的面前：“你，你说话呀！”

春夫：“淑子，请原谅吧！我想，我们……我们的童年时代已经过去了！”

淑子象被猛击一掌，浑身哆嗦了一下，难过得几乎哭了：“你，你在说什么？”

春夫：“你是船长的独生女！可我……”

淑子：“可我还是当年的淑子！”

春夫：“请原谅我吧！……”

淑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，泪珠滚落下来……然后，猛转身，朝回家的路上跑去。

春夫痴呆地望着逐渐远去的淑子……

+

春夫家。

春夫颓丧地坐在椅子上。母亲病了，躺在床上，头上盖着一块白毛巾。

母亲难过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就要走了。你爸爸不在家，我又病了……”

春夫：“妈，您多保重，不要为我担心……”

母亲迟疑一阵，轻声地：“你和淑子，果真有了爱情吗？”

春夫默然不语。

春夫的母亲：“淑子倒真是个好姑娘！如果今后，你象船长那样，在事业上有成就，船长也许能够答应……”

春夫抬起头来：“妈，等战争结束了，我要当个航海家！可是现在……唉！别说了！”

十一

火车站。

被征召的新兵集合在月台上。军用列车停在线路上，机车喘着粗气。

送别的亲人一边拭泪，一边向月台上的新兵依依话别……

月台上竖着巨大的标语：《一亿一心》《为保卫东亚和平而战》……

春夫呆呆地站在一棵桐树旁边。树旁是新结识的两个新兵：中村和铃木。他们的母亲和妹妹正来含泪送别。中村神情郁悒，铃木强颜欢笑。

春夫茫然地望着车站入口。入口空荡荡不见人影。

春夫：“中村君，铃木君，我先上车啦！”说罢，爬上军用列车。

新兵纷纷上车。

一辆黄包车来到进站口，淑子匆忙下来。

淑子跑上月台，焦急地巡视着尚未上车的一个个新兵的面孔。

淑子沿着列车奔跑：“春夫！春夫！”

春夫从车门口探出头来，惊喜地：“淑子！”

淑子向春夫递上一件东西。春夫接过一看，是个用丝绒线编织得十分精巧的荷包，里面装着个小巧玲珑的铜佛。春夫